

清宮回憶(二)

末代皇帝外一章

溥佳

練習騎馬虎頭蛇尾

大概是一九二〇年前後，滿、蒙王公們爲了溥儀練習騎馬的事，還特別開會研究了一番。他們一致認爲，清朝歷代皇帝都是「馬上天子」，現今上正處春秋鼎盛之年，如果不會騎馬，是有違祖制的。我五伯把這些意見向溥儀奏明，並取得他的同意後，即日派了一些人來籌備。總負責的是蒙古親王那彥圖，他是管理「上駟院」（掌管宮內馬駝事務）的長官；同時派奉恩公載淨教給溥儀騎馬的姿勢。聽我父親說，載淨的騎術很平常，可是他的姿勢却在王公中數第一。另外，還在王公中選派了八個「壓馬大臣」。

負責溥儀騎馬的人定下來了，可是又在挑選「御馬」時發生了困難。上駟院的馬雖說有一百四、五十匹，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些老弱病殘，有人譏諷上駟院都變成「養老院」了。其實，蒙古王公和活佛每年都要向「皇上」進貢許多馬和駱駝，其中自然不乏良驥。據說，從光緒以來，因不再喜歡騎馬了，上駟院無人過問，營私舞弊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。據我所知，每次進貢的

馬匹在未牽進宮以前，上駟院的官員就把好馬以高價賣了，然後再用低價買進劣馬來頂替，並剋扣馬的草料費，從中大飽私囊。在這樣的上駟院，還怎能挑選出好馬來呢？最後，只好從馬店裏買來一匹小黑馬，就算作溥儀的「御馬」了。

這匹小黑馬，配上宮內那些明黃的鞍具。看起來倒也富麗堂皇，可就是過於馴順了，有時非用鞭子打着才肯走。然而即是這樣一匹老實馬，又有壓馬大臣跟隨「護駕」，溥儀騎着還是害怕，沒有練了多少日子，溥儀就不練了。結果，這次與師動衆的練馬活動，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。

不過，溥儀這時也不是一點沒有變化。隨着年齡的逐漸長大，他多少也受到了一點新的影響。例如，那時他周圍的人都還留着辮子，他見莊士敦常說辮子不好，又見我也沒留辮子，就想把自己的辮子剪掉。大約是一九二〇年，儘管太妃和師傅們都苦苦勸阻，他還是自己親手把它剪掉了。記得當時宮內沒有理髮的，就由我父親到理髮館請人來，給他理了一個「學生頭」。接着，溥傑、毓崇等也相繼剪掉了辮子，只有陳、朱二

位師傅還是把辮子留着，一直到死。

一九二一年夏天，溥儀見莊士敦穿了一雙白帆布鞋，他也叫人買了一雙，可是這又惹起了太妃和師傅們的不滿。因爲按着滿族的規矩，向例是不准穿白鞋的，就是父母死了也不許穿，但溥儀不顧這些，還是堅持穿上了。還有戴眼鏡，現在看起來是件極平常的事，宮中又從沒有不准戴眼鏡的規定。溥儀是近視眼，就叫精益眼鏡公司給他配了一付戴上，結果在宮中也引起了紛紛議論，說是清朝歷代皇帝都沒有戴過，有違祖制等等，但溥儀還是把它戴上了。最初，他在典禮的時候還不敢戴，以後就經常戴了。後來我也配了一付戴上，但向溥儀及長輩們請安時，還得摘下；否則就算「失儀」。我每天進宮穿什麼衣服，事先都要看一下「忌辰單」（即清朝歷代皇帝的死亡日期），每逢忌辰，必須穿藍色長袍馬褂，否則就要受到嚴厲申斥。後來，溥儀對這些事也不怎麼在意了，我們也就隨便了一些，不再那麼耽心了。

一九二〇年以後，溥儀從養心殿到毓慶宮讀書時，不再每次都坐轎子了，我看見他時常步行

，前面那個「打吃」的太監也不見了。

四妃賞麵畫餅充飢

在我入宮伴讀之初，宮裏還有四位皇貴太妃，即敬懿、榮惠、莊和（都是同治的妃子）和端康（光緒的妃子）。因為溥儀是以「繼承同治、兼祧光緒」的名義而當皇帝的，所以她們都是溥儀的母親，故稱「皇貴太妃」。

敬懿太妃住在泰極殿。在四位太妃中，以她的年歲最長。我曾聽母親說過，敬懿的文化很高，西太后對她很器重。西太后死後，隆裕太后（光緒后）秉政，由於她過去對隆裕不免有些仗勢欺人，因而在隆裕生前很不得意。她的言談舉止處處仿效慈禧，見她時可千萬不要錯了規矩，否則她會當面呵斥的。確實如我母親所說，我每次去見她，她總是端坐在寶座之上，我給她叩了頭，她才叫人臨時放一把椅子叫我坐，可我又得給她謝恩。有時她還給我一杯茶喝，我還得給她謝恩。總之在她那裏要不斷地謝恩就是了。她面部表情嚴肅，說話總帶着教訓人的口氣，而且一說起來就沒個完，直到她說聲「你下去吧」，我才敢退出來。最可笑的是，每逢我過生日向四位太妃叩頭時，她們都說：「賞你麵吃，下去吃吧。」起初我還信以為真，就問隨行的太監：「主子都賞麵吃，我怎麼吃得了呀？」太監告訴我說，這不過是一句空話，等一會由首領太監向太妃說一聲謝恩就是了。我這才明白，這頓麵我雖說沒吃，也要照樣報銷，這樣太監們就能分些零錢花。宮內諸如此類的弊端，實在不勝枚舉。

榮惠和莊和太妃分別住在重華宮與儲秀宮。

她二人的言談舉止極為相似，而且都篤信佛教。她們都體弱多病，每次我到她們那裏，都見到她們那枯瘦而蒼白的臉上，總帶着一種無限愛傷的神氣，沒有一絲笑容，說話的聲音細得幾乎聽不出來。她們在宮裏雖然過着養尊處優的物質生活，但看了她那種抑鬱和衰病的樣子，也使人覺得可憐。莊和太妃一九二一年就死了。榮惠太妃除了整日誦經念佛以外，還配製了幾種藥丸，供在菩薩像前誦經多日，才拿回施捨給人，據說這樣更增加了藥的「神效」。凡王公大臣求她要藥的，她都給，我也代人向她要過兩次，一次要的是一粒「金丹」，專治跌打損傷；另一次要的是「觀音丹」，專治婦科病。據服用的人說，的確很有效。但這並不是因為麝香念佛的關係，而是宮裏確實有許多秘方，又用了上好好藥的緣故。

端康太妃住在永和宮。四宮太妃數她年輕，也開通一些。有兩、三次我下學時，她派太監叫我去吃「果桌」。所謂果桌，就是用牛奶和豆腐等製作的點心，如奶餈餈、奶烏塔、莞豆黃、栗子糕等等，做得非常精緻，吃起來也非常可口。她見我愛吃，還讓我帶回不少。臨行我給她謝恩，她總是說：「我這裏不像敬懿主子那裏那麼些規矩，不必謝恩了。」我見她時，她也不像那三位太妃那樣端坐在寶座上一動不動，有時並拉着我的手問長問短。有一次，她見我穿的衣服比較舊，還給我做了幾件新衣服。

永和宮不但果桌做得最好，烹飪也頗出色。每逢她的生日，王公舊臣都喜歡吃她賞的那一頓

飯。據太監說，這樣的好飯她還不滿意，經常派人到「天福號」買醬肘子供她吃早點。

溥儀和太妃們飲用的茶葉也特別講究，味香汁濃而色淡，是「吳肇祥」茶店專為宮裏蒸製的，記得大約是四十兩銀子一斤。

永和宮的東配殿是我感覺興趣的地方。因為在這三間大殿裏，無論桌椅几案與上面擺的瓶盤盆景，以及其他陳設，無一不鑲有各種大小不同的鐘錶；而桌上所擺的座鐘尤為可愛。鐘內都裝有花鳥、人物和音樂許多玩意兒。每當報時的時刻到來，小人翩翩起舞，小鳥展翅而鳴，使人眼花繚亂，真有「巧奪天工」之妙。

各太妃宮裏，除有衆多太監之外，還有數十名媽媽、宮女等，都是專供太妃一個人使用的。宮女都是從內務府三旗（內務府三旗即正黃、鑲黃、正白三旗，在內務管轄下世代為皇室服役。）的人家挑選來的，宮內叫做選「秀女」。被選上的都要在宮內當差三年，然後才准回家；倘被「主子」所賞識，那就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家了。我記得每年春秋選宮女，就有成隊的女孩子來應選，可是被選上的一分派到宮內，就再也見不到她們的影子了。原來她們都住在宮內的最後一排房子裏，除了早晚伺候太妃們起居的時候以外，絕對不能到前殿來。這些窮苦旗人家的女孩子來到宮裏，簡直無異於在這裏坐三年的監獄。

我到宮內伴讀以後，常聽說四位太妃宮裏的珍貴文物被人盜賣，情況相當嚴重。一九二〇年夏天，太妃們照例要賞給王公大臣們扇子，由於缺少好扇骨，太監們建議，把宮裏所存的舊扇子

(二) 憶回宮清

，撕去舊扇面，換上新扇面，再叫「如意館」（掌管宮中書畫事務）畫上畫；就算是太妃們的「御筆」，即可賞人了。有一個太監從這些被撕下來的大批團扇面中，拿了一個帶出宮去，恰被琉璃廠的古玩商看到，就按廢紙的價格，把宮裏撕掉的內扇面全部買去。原來這些扇面，都是趙孟頫、倪元璐、仇英、唐寅等歷代名畫家的作品，使得古玩商大大地發了一筆財。

四太妃的宮中，只有莊和的儲秀宮損失較少。因為她死得較早，人又拘謹；而其他三宮，不僅太妃本人常把古物讓太監偷出去賣，而且還把大量珍貴的古物，偷運到她們的娘家去。例如永和宮的物品，大部份都被私運到端康太妃娘家兄弟志銜那裏去了。志銜（後改姓唐）是當時京城有名的富戶，直到日本投降後，還開着銀號。其他兩宮如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建福宮中一場大火

一九二三年夏天，建福宮發生了一場大火，不僅把這一帶數百年的宏偉建築付之一炬，而且把宮內所藏的無數奇珍異寶，也全部燒燬。事後雖然拘押了幾名太監，追查原因，但終因「查無實據」不了了之了。

建福宮一帶包括靜怡軒、延壽閣、慧曜樓、吉雲樓、碧琳館、妙蓮花池、積翠亭、廣生樓、凝輝樓、香雲亭等，都位於故宮東路的東北角上。這些樓閣建築都非常宏偉壯麗，裏邊除供有金佛、金塔，各種金質法器和藏文經版以外，還有清代九個皇帝的畫像和行樂圖，歷代名人字畫、

古銅、古瓷等稀世珍寶。另外，在溥儀結婚前，為了修飾儲秀、長壽兩宮，把這兩宮的珍玩也移過來不少。溥儀結婚時所收的全部禮品，也都儲藏在這裏。因此，裏邊的奇珍異寶堆積成山，是清宮存放珍寶最多的地方。

盜竊風賦上行下效

據我所了解的情況，失火的那天晚上，晴朗無風，天氣很好；況且這裏無人居住，只有該宮首領太監等七個太監負責看守，不大可能是由於自然的原因引起火災。因為當時的內務府非常腐敗，常與太監互相勾結，盜賣裏邊的古物，這次火災，很可能是宮內太監看守自盜，為了消滅證據而故意縱火的。但是，如果要推本窮源，也不能完全歸罪於太監，應該說是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。因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搜刮來的珍寶，不但在各宮裏多得難以數計，而且在庫內更是堆積如山。據我所知，這些珍寶雖有帳簿可稽，但從來沒有查點過一次，自我進宮伴讀時起，就常聽說太監們有小偷小摸的行為，只是還沒有聽說有大批丟失的情況。一九二一年以後，溥儀、溥傑和我有時把宮內收藏的珍本古籍和歷代名人的書畫偷運出宮，開始我們還以為做得十分嚴密，其實太監與護軍們早就知道了。那時，太妃們也常把珍貴物品交給心腹太監運出去變賣，或者偷回娘家去；當時北京的各個古玩舖，就不時發現宮內的古物。因此，這就影響到太監們的偷盜之風越來越嚴重。據我所知，從一九二二年以後，壽星殿丟失了金鐘兩個，據說有百餘斤之重，

還有古銅陳設數十件；寧壽宮丟失金器、古銅、玉器數十件；重華宮榮惠太妃丟失了一萬元。在這次失火之前，有幾次還被護軍所搜獲。記得有一次我正下學，就看到護軍把一個手拿舊椅子的太監攔住盤問，太監說是拿出去修理，但護軍一檢查，發現椅座下面還有一層木板，裏面藏了幾件金器。僅舉以上數端，即可見當時宮內的盜竊之風，已經是相當厲害了。

這次失火的原因，除了上述遠因以外，還有一個近因，這就是溥儀從結婚後，雖然每天依舊到毓慶宮讀書，可是念書的時間越來越少，經常讓我們陪着到處遊玩，玩厭了又叫太監把各宮收藏的古物搬來玩賞。有一次，我記得他讓太監拿來一個能寫「天下太平」的機器人和一個瑛瑯銀質小盒，一按動機簧，就從盒內跳出一個小鳥來展翅而鳴。還有一次，抬來一張八仙桌，由桌面到桌腿全是大小抽屜和門，拉開之後，裏面均放着各式各樣的玉器和古銅，都是極為珍貴之品。

放一把火燒掉污跡

在建福宮起火的前些天，莊士敦還向溥儀建議，把清朝歷代皇帝的畫像和行樂圖取出拍照。當時溥儀正苦於無所消遣，聽此建議當然很高興，於是莊士敦就和一家美國照相館接洽，每天下午由一個美國攝影師到宮裏拍照。這些畫都儲藏在建福宮裏，拍攝時就叫太監到建福宮去取，每天大約拍攝十來張。我記得有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同治的畫像，還有康熙的射虎圖、乾隆的行獵圖等。其中尤以萬國來朝圖畫得最為細密逼真，

(二) 憶回宮清

有許多穿着不同的外國人。行樂圖中，有許多都是義大利畫家耶世寧的手筆。

溥儀經常讓太監到各宮去取古物來玩賞，太監們見了早就有些心虛；現在又拍攝這些畫像，太監們有時竟取不來了。大概是那些看守自盜的太監眼看自己就要暴露，就不得不用火來消除滅跡了。

六月二十七日晚七點多鐘，建福宮突然起火。溥儀幾次給我打電話，適值我們全家都去看戲了。散戲時已近午夜，我們走到景山東街，就看到宮中火光冲天；父親與我趕忙奔到宮中，只見溥儀正在萬分焦急。他見了我們，就叫我父親給王懷慶（時任京畿衛戍總司令）、薛之珩（警察總監）、聶靈藩（步軍統領）打電話，請他們速派消防隊來救火。當時宮內有一座小發電廠，專供宮內照明之用，怕引起更大的火災，把各處的電源都切斷了。這時宮內到處一片漆黑，使人更感到烈焰冲天、凶猛可怖。

不一會，王懷慶等帶領不少軍警來到宮內，並把全城的消防人員和消防器材幾乎都帶了進來，但因宮中既無自來水，又缺少水井，消防人員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，只好看着大火到處蔓延。後來有人建議，吸取紫禁城外御河之水撲救，於是趕緊把所有的水龍都接到一起，這樣水雖說被吸引過來了，但水龍只有這麼一根，對於這樣凶猛的大火來說，簡直是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。眼看着大火由靜怡軒，一直燒到延壽閣。延壽閣宏偉高大，倒塌時又把正在燃燒的椽樑倒在別的宮殿上，把周圍的宮殿一齊燃燒起來，頓時化成一

片火海。庭中數百年的參天松柏，也變成一棵棵的火樹了。這樣一直燒到二十八日凌晨二時許，義大利公使館聞知宮內起火，也派了三十多名兵士趕來幫同救火。這些兵士身強力壯，消防技術也比較熟練。他們指揮大家拆除房屋，隔斷火道，到七點多鐘才逐漸把這場大火撲滅。但因餘燼尚存，消防隊又看守了兩、三天才撤出。這次大火，共燒毀房屋三、四百間，損失的物品，除延壽閣裏收藏的全部古物都被燒毀外，記得起來的還有：廣生樓的全部藏文大藏經，吉雲樓、凝輝樓的數千件大小金佛與金質法器等等。據說，其中最寶貴的是金亭四座，都是鑽石頂、景泰蘭座；還有敬慎齋所藏的明景泰年間（明代宗，公元一四五〇年至一四五七年）刻製的大藏經版數千塊。中正殿雍正時製作的大金塔一座、全藏真經一部和歷代名人書畫等等，也在一夜之間付之一炬。

清理火場發筆橫財

到了八月初，內務府從外面找了一百餘人來清理火場，內務府大臣每天輪流到場監視，以防有人把燒殘的金銀帶出宮去。每當清理火場的人出神武門時，也都要加以檢查。那時，我也曾去看過幾回，在殘垣斷瓦之下，不時發現有未燒完的珍本書籍及大堆燒得毫無光澤的各種寶石，我都交給了溥儀。那些金佛、金塔等俱被熊熊烈火融化，有的成了碎塊，有的化成金水流入土中，結成半土半金的板塊。經內務府大臣紹英與溥儀商量，把爐房的工人叫到宮內，又把這些碎塊重

新熔化成純金，一共化了三、四百斤，然後拍賣給金店，作為這場火災善後的開支。據說這些金塊名義上是公開拍賣的，其實內務府的官員早已和大金店串通好，在拍賣中大發了一筆橫財。

接着對那些救火有功人員進行了一次「論功行賞」，其中受賞最厚的當然是王懷慶、薛之珩等人。我還記得在養心殿擺了兩張方桌，上面擺着翡翠小瓶和板指、康熙五彩瓶盤、瑤珈金錶等都是賞給他們二人的。

北京市消防隊賞了六萬元；對救火的義大利兵士，除派紹英到使館致謝外，還請他們吃了一頓飯，每人送給二百銀元。剩下的錢，因正值中秋節，宮裏和內務府都在喊「窮」，就把餘款大部開銷在過節上了。

在莊士敦的倡議下，溥儀命人在這塊廢墟上修建了一個大網球場。聽說在挖地基時，挖出了兩、三個長尺餘穿盔甲的俑。這件事傳到外面，就變成挖出了一副重逾百斤的金盔甲。我曾特地到現場看了看，那盔甲確實是用金屬製成的，但究竟是何種金屬，由於已被泥土腐蝕，已經看不清楚了。後來還找人了解過埋藏這俑人的原因，有人說是為了設壇誦經，埋俑人以作護壇之用；也有人說，是為了陷害某人，在俑身上寫上他的名字和生辰年月，讓喇嘛念經咒，即可置其人於死地。這和歷史上所說的「巫蠱」之類的事，頗為相近。球場修好之後，我們幾乎每天都到那裏練習打網球；溥儀又買來好多輛自行車，在這裏以賽車為樂。對於那場大火，他好像又忘在腦後了。

(未完待續)